

書

楊氏易傳卷之十一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 伸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象上六之柔有自下而升之象九三之剛有自
上而下之象是謂柔上而剛下剛柔陰陽二氣感應以
相與艮止兌說說出艮止者其咸之道歟亨利貞歟變
化之神歟夫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也豈
始說而終止邪今日止而說言乎止而不動而又說爾
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中之
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
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人心皆有此妙而自不省不
信者何止百人而九十九也歸妹也歸妹天地之大義
也艮少男居下兌少女居上男下女之正禮也言乎其
禮則男下女言乎其義則止而說一也皆正也如此娶
則吉不然則不吉小不然則小不吉大不然則大不吉
舜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止而說也貞也吉也天地之
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一
也男女之相感即君民之相感感應之機神不可測雖
感應而遂通自寂然而不動省此機者則止而說則能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志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爾人心自善自神自明惟昏故亂一日感之則固有
之機忽發默感默應自和自平矣何獨人心舉天下萬
物之情皆然何獨萬物天地亦然惟此感應之妙變化

之神知天地萬物之情則知己之情而大易之道在我矣。目之所以視者此也。耳之所以聽者此也。口之所以言者此也。心之所以思者此也。不知其所自來也。不知其所從往也。雖視聽言動之神無体也。此其神也。雖聖人不能自知也。而况於他人乎。不識不知者文王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孔子也。三才一也。古今一也。動靜一也。晝夜一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甚卑，山則甚高。今山上而有澤焉，氣之所感也。氣虛故通，人惟虛故能受。植已私焉，窒其中則安能受人。自虛自無体，自廣大無限量，意動而窒，始好已勝，始耻於從人之言而不受，而愚而闇而亂矣。君子以虛受人，非本窒而強虛也。不失其本虛爾。因愚衆之窒，故言君子之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爻取一身為象。初六最下有拇之象，其拇感動者志在外也。其動也微，故不及吉。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自拇少升而上，則腓人之行，其腓先動止者道也。動非道也。道心虛靜，感而斯應，迫而後起，及其意動而逸，則

不待感迫而先動如腓矣。然艮體止，亦有居之象。知動之非，能居則轉凶爲吉，居止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自腓而上，其爲股乎？股雖不至，如腓之先動而亦非靜止者，故曰亦不處也。處，止也。股專於隨人而動，故曰執其隨，執此而往，良可羞吝。夫咸感之道，雖戒躁動，矜去已私感而斯應，然亦志於隨者。志在隨人，則全無主本，失道從人所執下矣。堯舜之舍已從人，非隨人也。舍已從人者，其中虛明，志在隨人者，窒闇而已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初掬二腓三股五悔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言心之所爲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形體，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爲已私。若一物然，故聖人去心之名，庶乎已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九陽明有真正之象，而四又陰闇明未純一，意不能不動，未能無悔，而陽明真正，其悔終亡。象曰：未感害者，意雖動而未發於言行，未達於外，故未感害。夫能勉而真正，雖可悔亡，苟於真正之中，意念擾擾，憧憧往來，則隨其所思而朋從之。

雖○真○正○亦○未○光○大○也○言○念○念○動○朋○從○之○多○不○可○勝○紀○或○
意○謂○若○是○者○爲○仁○又○謂○若○是○者○爲○義○又○謂○若○是○者○爲○禮○
又○謂○若○是○者○爲○樂○於○仁○義○禮○樂○之○中○又○各○曲○折○支○分○之○
意○度○不○可○勝○紀○於○是○雖○有○得○乎○一○以○貫○之○之○說○又○亦○不○
免○乎○意○意○以○若○是○者○爲○一○若○是○者○非○一○或○以○爲○靜○或○以○
爲○動○或○以○爲○無○或○以○爲○有○或○以○爲○合○或○以○爲○分○或○以○爲○
此○或○以○爲○彼○意○慮○紛○然○不○可○勝○紀○苟○爲○正○而○若○是○亦○未○
光○大○矣○光○大○之○真○不○勞○外○索○不○假○思○慮○孔○子○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又○每○每○止○絕○學○者○之○四○病○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舜○知○
此○心○之○即○道○故○曰○道○心○直○心○爲○道○意○動○則○差○愛○親○敬○親○
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先○意○承○志○晨○省○昏○定○冬○溫○夏○清○出○
告○反○面○此○心○誠○然○而○非○意○也○事○君○事○長○此○心○誠○然○而○非○
意○也○忠○信○篤○敬○此○心○誠○然○而○非○意○也○應○物○臨○事○此○心○誠○
然○而○非○意○也○如○冰○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其○積○焉○而○不○斲○並○行○而○不○繆○深○而○道○茂○而○有○間○
是○謂○變○化○云○爲○不○識○不○知○一○以○貫○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之○上○口○之○下○曰○脢○脢○者○無○思○慮○無○營○爲○之○所○雖○感○而○
無○應○雖○靜○而○無○用○雖○無○悔○而○非○大○道○故○曰○志○末○也○末○爲○

言卑之也何謂大道。孝悌忠敬交錯泛應。喜怒哀樂云為思度。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体之上惟輔頰舌。有咸感之象。輔頰之中有舌為言。

感人以言不由乎中。滕口說也。鄙之也。

三三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

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

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

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

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象九四之剛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柔有自

上而下之象。又震長男而在上巽長女而在下。剛上而

柔下。得体之正。得理之常。然上下之情不相與則不和。

不和亦不能恒。雷動風作。率常相與。巽而動不忤。六爻

剛柔皆相應。如此則可恒矣。久者必亨通。雖亨通又必

無咎。而後可。其未免於為人所尤咎。猶為未可也。亨通

無咎矣。而未正者。容或再之。蓋不拂乎人情者。亦亨亦

無咎。而未真正。誦王莽功德者。滿天下。而莽非真正。必

亨無咎。利貞而後為道。而後為久於道也。入地之道。恒

久不已。必如天地之久而後始全乎恒久之道。三才未

始不一也。惟人因物有遷。意動而昏。而後裂而爲三也。不遷不昏。則未始不一。人心之神。不可測也。不可知也。無體也。莫知其鄉也。三才一體。豈不實然。恒亨無咎利貞。則利有所往。而無所不通。無所終窮矣。終則有始。無窮之道也。此事雖終。後事復始。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相推。循環無端。而莫知已極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初無深義之可求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亦無深義之可索也。得天麗乎天也。變化寒暑溫涼之變化也。久照者久照也。久成者久成也。日月即四時。四時節聖人。一也是道也。至人久焉。賢人亦久而未盡于久。未盡乎久。則未精一。未精一。則其化也淺。惟聖人久於其道。全体爲道。全心爲道。即日月四時。四時即天地。即天下之心。聖人運天下同然之機于上。而天下默應默化。默成矣。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曰神化。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

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非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

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天下萬物皆有其序不由其序而遽求之深皆不可也其於事則其進銳者其退速其於人情則相與未久相知未深而遽求之深則彼將不堪將莫之應浚深也遽求深入雖貞正亦凶始求深入多由貞正之人執正義而爲之急也易之道不如此惟時惟變不主一說天下之大用也用小道者雖正猶凶猶無所和故孔子止絕人之意必固我其爲害道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陽明之臣事陰柔之君陽非臣道之恒有悔之道今也能久於中故悔亡其在進德九陽二陰駁雜未純一有悔能久於道其悔終亡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既有不善豈能無悔然能久於其道至于三月不違仁則悔亡矣過三月雖不無違違則不無悔而益久當益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九三不得中道而陽性多動不能恒久之人尚不可以作巫醫則何往而不承之羞雖中於貞正既不恒矣亦吝孔子曰人之所助者信也不恒不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陰位也今以九居之非其位也非其位者非其所也非其所謂久非其道也既非其道雖久之安能得禽言無功也言其徒久而無成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亦得中道且得靜正六有柔靜之象而專應九二天下固有靜正之德而未剛大者如六五之恒其德貞是也故婦則吉以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也至於夫子則

當制義當有剛健無所不通之德而專靜柔從則為凶也道心中虛何剛何柔虛名泛應無所不通而知剛知柔之德隨時而著初不用毫髮之思慮氣質之拘者養德未成弱質未成六五之恒其德貞是也惟養德之成者氣質盡化而為天德故無所不通無強無懼剛健柔順之德無非變化之神此聖人之道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振動也震卦之吉有震象夫初六始而遽求浚恒則不可今至於其終而猶震動其恒未純未一則大無功也凶凶道也學者於此而進德未純一始未至於凶故

悠悠不學也孔子獨於顏子稱好學者此萬古之通也孔子聖人而發憤忘食者何為也懼其至如此也故自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其功大成也得道則吉失道則凶甚可畏也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

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陽為君子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也陰為小人二陰雖寡勢則內來也是故君子當遯遯則亨通之道不遯則與小人爭取禍之道也然剛當位君子猶居位人心猶應

與時偕行隨宜而施亦可也。曰小利貞則亦不大利於
貞正之道矣。以小人浸長乘時得勢不可制也。方是小
人浸長君德可知姦狀百出亂政日滋君子方遯事情
擾擾處此往往不無動於意隨於事而往聖人於是乃
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謂夫此時之義至大也。至大者極
其不可形容之辭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
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夫哀樂相
生人皆以爲可見可聞也。孔子曰不可見不可聞則小
人浸長君子好遯雖擾擾萬狀孰謂其可見可聞乎。此
非訓詁之所解也。非思慮之所及也。惟心通內明者自
知之惟可曰大矣哉而不可復加之言也。某自弱冠左
右讀孔子一貫之語堯舜執中之誨常疑先聖啓告之
未爲詳明及微覺後始知前聖之言及此已詳矣復加
焉則非矣則思慮之所及爾。訓詁之所言耳非大矣哉
之道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君子未嘗惡之也而自遠自嚴此
易之道也。此非君子以權術待小人也。人心無我無体
自神自明由中心而達自無適而不當寂然不動無爲
而自不惡自嚴自遠也。使後世之君子皆同此道則於

小人何怨。此遠遯。小人之義。爾非謂遯卦之義盡於此。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尾居其後，言乎遯之遲也。初爻而曰遲者，初係內卦二陰，為小人居內，勢浸長，初居小人之中而未遯，為遁之尾。遁諸爻以遠於陰為善，故初為遯尾，為危厲戒之，勿用。有攸往者，此往謂進，蓋內卦惟二為中而猶居下位，故尚德言往進。孔子為乘田委吏之時，必無出位干時之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國志也。

黃牛，柔順之物，革，堅固之物，二居中有道之象。與一皆陰，有柔順之象，二正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居處非遁者，故爻辭不言遯。柳下惠當之，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是為柔順，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故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偏於和矣。是為中，是為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言其堅貞不移之至，不可勝言。然自古以來，安得人人皆如柳下惠德性自然，無勞固執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利勢易以動人，而況於日處其中，則固志難久。執之之堅，誠不可不謹也。意念一動，即化而為小人了。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與二比九陽與六二之陰相得而九三陽爲君子雖知義所當遯而尚不忘利祿有戀係之意故曰係遯初六雖遯之遲居後而無陰陽相得戀係於小人之象故初止於厲而九三有疾厲明其已得自有患疾象又曰有疾憊也言其憊弱無剛毅之德不能決去也其曰畜臣妾吉臣妾賤者畜養於父者戀而不思去則爲忠愛其主則爲吉也此至賤之義不可施之於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已入外卦有好遯之象然君子則好遯而吉若小人則不然也謂小人則不能遁也九四與初六相應此一小人不能遁之象大凡人情之乖違者皆當遁避小人與小人乖違亦當遁小人溺於利故不能遯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爲遁之嘉者何謂嘉九五剛當位而應非早遯者小人之勢雖已得位而浸長位猶在下猶須命而應九五雖欲遁而義猶未可去猶可隨時而行彖旣言之而此爻又發其象者筮於爻爲急急此事變之大者故不得以重複而廢也又貞吉之義彖所未言故并發之自

古大臣知小人之勢長已位莫安陰相結納永固其位其志不正者多矣斯義詎可不特省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無所疑也

肥遁若為一卦之善也斯舉矣其遯最早與小人一無相涉之迹不與二陰相應也故無所不利象曰無有疑者無可疑之迹也無與小人相涉可疑之迹也

楊氏易傳卷之十二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 伸

☰☳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

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為大陰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大壯在天地則為四陽之長陽氣甚壯在國則為君子以類進其勢盛壯

在德則爲得大道剛健變化孔子三十而立之後有不
可搖奪之壯也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
不動亦無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天然義見故
曰剛以動故壯其在德也亦然能柔不能剛非大德也
道心無體神用無方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窮於是名
之曰剛應酬交錯變化云爲名之曰動因其動而知其
不可屈不可窮故又曰壯是三者名殊實同其曰利貞
者利於正也剛壯而不出於正非道德之剛壯乃氣勢
之剛壯恃人傷物取禍之道也君子之道雖長雖盛壯
苟其行有不正則小人得以候其隙執其短君子反受

害德雖大而不出於正縱心於規矩之外世所謂道家
者流間有之而人心不服孔子謂悖德悖禮雖得之君
子所不貴世所鄙賤非大壯非大正孔子大正故當世
尊信壯孰甚焉聖人於是又闡明正大之道大與正初
非二物皆道之虛名道之異名人自有二道無二道心
無二人心有二正大之道卽易之道卽天地之道卽萬
物之道此止曰天地之情不曰萬物之情以萬物之情
有不正故不言也非天地萬物之道果有異也立言垂
教之法當如是也內心明通者不於此而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君子體壯以自勝為強。故非禮弗履。正將以行禮也。如古所稱日莫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解惰。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斯言則正矣。殆非聖人之言也。禮者人心之所自有。不可言敢行也。周禮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記云。著誠去僞。禮之經也。敢行之云。乃為僞也。易曰。君子自強。乃自強也。非強於外也。或疑君子取象必與象同。是不然。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亦未嘗與象齊同。矧天人一道。不必執取象之說。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壯之象。陽實又有孚之象。方在下未宜壯也。而遽於為決意前往。征往也。其凶也。宜然。此等人必巧黠圓變之士。蓋愚質拙貞之人。其忠信可守。而果決妄發。孚以致凶。是為孚信之窮。故象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貞正也。由正道而行。爾不置毫髮已私焉。故吉。象曰。以中也者。明其不作意。一無所借。斯見所謂正道也。中正非二道。二柔而中有不用壯之象。君子勢雖壯而不用其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雖益進勢雖益壯君子之心未嘗以爲意焉唯小人則自嘉已勢之壯而益肆益壯是謂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無也無則不必言用對小人用壯爲言故言君子用罔言君子之所用異乎小人之用也君子則用無故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不復言用矣如其用壯雖貞正亦厲如羝羊觸藩必羸其角未有用狠力而能濟者九四奇畫橫截其前觸藩羸角之象以九居三陽又乾體之極又過有小人用壯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四未得中九陽用壯本有悔而四陰以柔居之用壯不過非行其私者也故爲貞正而吉故悔亡唯其如是故能藩决不羸大輿而壯其輹益可通而無阻九三用壯其害如彼九四濟以柔其吉如此不特不羸而已尚可以復往而進也六五居前耦而虛有藩决不羸之象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陽壯有羊狠之象勢壯用壯人情之常使物用壯殊爲難也今六柔順五得中道喪羊之壯甚易然者道心中

虛無體無我壯無從而生也不勞遏抑而自無壯之可用也故最爲無悔位不當者亡樂道亡勢虛中無我雖居是位如不居是位也不以已當之也有其我則當其往當其位則居其勢居其勢則用其壯矣安能喪羊于易哉大抵二五之中似有得道之象此爻貞得其道者以喪羊于易而知之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雖陰而居卦之極壯之極震之極亦有羝羊觸藩之象虛氣壯往則不能退用壯者必不濟故不能遂進

退無所利然能克難則吉六柔體有艱象其曰不詳或極壯極震極矣故不審詳也觸藩之患在他卦則凶在大壯則得時得勢故止於外厲咎者衆非咎艱則不用其壯矣故轉咎爲吉不長矣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

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唯安康之世可進故曰康侯古諸侯皆仕於王朝商紂之時文王以西伯與九侯鄂侯同爲商朝之三公崇侯虎亦同朝周亦多用

諸侯輔政離出地上言乎人臣知已德之不可不自明也。已德明而後可以進而輔其君也。已德不明則不能自治。何以啓其君。何以治國。何以治天下。明而未順其明尚蔽。曰明曰順皆所以明晉之道矣。明矣順矣而有麗。非大明之君則亦難於進。以明順之臣而又麗乎大明之君。故柔進而上行。上行者其道行也。道行乎君也。故康侯用此晉卦。卦象之義而能致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蒙君養禮也。馬應有柔順之象。晝日有大明之象。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人皆有明德而自知者鮮。自知者鮮。而能自昭而求

無蔽者又鮮。何謂自知。人心自神自明自廣大自無所不通。唯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孔子所以每每止絕學者之意。他日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皆意之類。皆意之別名。孔子每每止絕學者四事。門弟子不勝其紀。故總而記于此。此萬古學者之通患。箕子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意象不作。而本神本明之性自無恙矣。變化云爲自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矣。孔子又曰：主忠信。忠信者不詐僞而已矣。不詐不僞實直無他。何意之有。何思慮之有。純然本明。何假求索六

通四關何假計度。是謂自知。是謂知及之。此雖能自明。而未保其常明。雖變化云爲。無所不通。而與物交擾。其間不能無動。未盡仁者寂然不動之至。是猶有或蔽而不明之瑕。亦未可謂能全其明。故亦未可謂自昭之道。唯既明而常明。則進於三月不違。久全乎輝光日新之本德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與九四爲正應。故晉如。而九四離性炎上。不應乎初。故又有摧如之象。言其見摧抑也。一進一退。皆其外物不足爲意。但自行其正則吉。故曰：獨行正也。雖不見孚信。而初六未受命。無官守。無言責。甚寬裕也。故無咎。尤如已受命。有官守。有言責。則一不見信。卽不得其職。卽當去。信不得其職。而不去。是戀固利。祿公論所不容。難乎免於人之咎議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已進而得位矣。故曰：晉如。而六五不應。故愁如。知六五之不應者。二陰有不相應之象。一陰一陽有相應之象。然而六二得中正之道。中正者無不獲吉。故受大

福于其王母介大也六五陰而尊又離體而明有王母
錫福之象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大抵王母
者婦人居尊之名古聖作爻辭所以備天下之事變故
及此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人臣事君竭力至於過中似不能無悔者三有過中之
象而坤爲衆群承耦比有衆允之象衆咸信之故悔亡
上九正應有志上行之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陸德明云五技鼠也本草螻蛄一名鼫鼠許慎說

文云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
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
技而窮揚倮所註本說文吾鄉樓尚書亦注說文曰異
乎詩之碩鼠九陽有進象四陰也有不終進之象居大
臣之位欲有所爲以輔國安民者多矣而終於不能有
所爲而姑止者亦多固如鼫鼠夫其才智不足以當天
下之重任則不可以居大臣之位大臣者當以道事君
使天下之民無一不被堯舜之澤乃稱其職今也欲爲
而不能欲進而不得以其所居之位不當如是也故象
曰位不當也若是者雖貞正而非好邪然亦危厲於本

職有闕禍將及之矣有危亂之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有懦柔之象五有動靜之象五陽也人君陰柔而懦有悔之道而終於能進而有所為故悔亡夫柔懦而欲其所為必多疑二憂慮故勉而進之曰失得勿恤言不必以失得為憂也恤憂也但往吉无不利亦誘進之言也夫其所為其間曲折萬狀其得其失不可必也而遽使之勿憂必曰往吉无不利者何也易占筮之書也聖人因以通之使歸於道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四因事變

情理之不同故隨宜以啟告之一爻之辭豈能周盡曲折萬變之理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易凡言有慶有喜喜小慶大君之所及者大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者上窮之象天下事不可窮也上窮不已維可用於改過伐邑自攻治其已也自攻治已過則窮治不鮮為吉雖攻已太急亦恐亂而不堪然大體則吉雖為貞正亦異乎蒙之養正矣故吝吝者小疵象言維用伐邑自治已之外皆不可用則其道亦未光大

䷗ 離 明夷 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
 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
 志箕子以之

夷傷也明德見傷夷之卦也上坤下離明入地中是為
 明夷內雖文明外則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知文王
 之蒙難而已不知即大易之道也明夷之時利於克艱
 而不失貞正晦其明謹而不敢發也惟尚乎艱不言乎
 退義有未可去者居乎內難之中其志常正箕子以之
 人知箕子居難而亡不知即大易之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莅衆之道當隱晦已德詢謀從衆唯其中不失其明是
 非賢否不可亂莅衆之道也非明夷之道也而聖人乃
 云者所以明不一之義也明入地中亦有用晦而明之
 義也其義不同其為大易之道無二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德見傷引而去也垂其翼隱其去迹使不見其飛也
 居內難之中而遽去不可速也三日不食義當速也故
 曰義不食也君子初未嘗置已意於其間苟彰彰然著
 其引去之迹是謂有攸往是謂不垂其翼主人將有言

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夷于左股言傷不至甚左不如右力尚全右股可以行也居內難之中引去宜速左股既傷用拯壯馬以佐其速則吉六二之所以雖傷而不甚不失其吉者順以則也不失其道也凡二五多有得道之象道心行乎患難之中其行其止其久其速自不失其則自柔順而不忤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大抵內卦之極多有變明德之見夷傷今乃變而南狩南者亨通之地離南方之卦得其大首湯武之得桀紂也舊染汙俗不可疾貞故周之治商頑民知其深染不可速化寬以教之歷三紀而始變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者不在乎位也在乎道也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此聖人之志也此聖人之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爲腹四陰邪不中正有入左腹之象九三奇畫爲阻有門庭之象明德遭夷傷而退至四已出門庭而在外。

卦矣夫其傷明德者小人也而小人之徒如六四者乃致其巧乃深入明夷之左腹深得其心彼明德者多醇正徃徃雖已遭出逐未悟其奸徃徃多墮其計中而不知曰獲心意言其入之巧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居大臣之位故有六五之象箕子不死又不去居難而不失其貞居難而失其貞者畏難故曰明不可息也一息則入於不正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坤卦之極有後入于地之象故聖人發此義初明後悔亦明夷之變類之也惟聖罔念作狂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舜告禹以惟精惟一益曰儆戒無虞又曰無怠無荒凡是深知聖狂之分其端甚微禹告舜曰安汝止舜告禹曰惟精惟一此心常安則常無所不照一不安于止微動其意則如雲氣忽興日月昏晦古人所以兢兢業業者以此

三三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卦辭唯言利女貞。深明家道之亂。多由女禍。此萬世之通患。治家者不可不念。不可不謹。謹之之道。莫尚乎禮。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女不可遊庭。出必擁面。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男女之正。天地之大義也。男陽爲天。女陰爲地。斯義豈不昭然。而或者歎然自以爲不足以與此者。邪僻之習。錮之也。人心卽天地之心。晦昧者以思慮爲己之心。故紛紛擾擾。如雲翳日。如塵積鑑。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箕子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好惡思慮不作。而本心無体。清明在躬。其謂男女正爲天地之大義。亦何愧。父母一家之君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其家之不正。而欲求天下之正。是無源而欲求流也。無根本而欲求枝葉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言有物。非無實之言。行有常。非設飾之行。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檢防。其家之長上敬恭者。其子弟必不多傲。其長上寬厚者。其子弟必不多急。長上儒雅。子弟亦儒雅。長上武勇。子弟亦武勇。以至字畫相似。氣貌畧同。神化心傳。誠有不

令而行之妙

初九間有家悔亡象曰間有家志未變也

治家之道當防閒其初及其心志未變而閒之以禮使邪僻之意無由而興而悔可亡矣不曰無悔而曰悔亡者以治家之難難乎無悔故止曰悔亡以帝堯大聖而不能免丹朱之明濫以周公之大聖而不能免管蔡之興辭然則難乎言無悔矣

六二允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居內卦之中妻道也妻道不可遂事未嫁從父已嫁從夫禮也妻道惟在中治飲食之事耳故曰在中饋

妻道雖柔順不可失正非一於柔從而不問邪正也故曰貞吉順以巽者妻道之正也為夫則制義為妻則順正一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過於嚴也故有悔亦危厲然終吉若婦子嘻嘻然不肅敬則終吝悔生於大過吝生於不足九三重剛過中有過嚴之象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與四皆陰柔而又巽体柔順之至也順則和和則富

諺云十人十心無財市針十人一心有財市金此語屢
驗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大也王者大有其家之道以天下爲一家者也或者
徃徃憂慮一人之智力安能撫愛天下如一家雖竭庫
胡能周之於是不敢作此念不能盡假大之道故聖人
釋之曰勿憂恤也假大之道自吉孔子又從而詳釋之
曰交相愛也惟君民交相愛之心如一家爾言其心也
不言其人人衣而食如家人也書曰不自滿假詩曰假
以溢我又曰假哉皇考皆取大義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九三重剛故有過嚴之象上當六位非重剛也况居巽
故上九之剛唯有威如之象雖不用威而如威者德威
也德威無他唯誠心於善而已矣善心誠實人自信服
孚信也家道難乎其齊以嘻嘻爲吝故以威如爲吉夫
不用威而如威其初未見其齊一信服之效九斯見矣
故曰終吉威如之道非用威於外反身修德人自信服

楊氏易傳卷之十三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 伸

三三 離上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

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

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火自炎上兌澤自流下睽之象曰離爲中女兌爲少女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女子有行各從其天此亦睽之象也然卦象之中亦有小事吉之義兌說也離麗也明也和說而不忤乎物而又附麗乎明哲之人六五又有柔進而上行之象上行亦得其勢矣五又得中道又應乎九二之剛備此數者而止可以小事獲吉者以在睽之時故也以其質柔故也睽之吉其事甚小睽之時用其道甚大何也天高地下睽矣其造化之事則同也男陽女陰睽矣而夫婦之至通和而不睽也萬物不勝其睽異矣而其事則類也萬物雖多不出乎八卦之屬

雖鳥獸草木昆蟲之微各從其類八卦又不出陰陽之二類陰陽又不出易道之一類曰同曰通曰類姑以曉天下之瞶瞶者昏昏不可遽盡告之盡告之將駭而不信聖言將不行於世而况筮者多逐逐滔滔之徒乎聖人亦非不盡心告之告之有序云爾類則通通則同同則一者非合而爲一也未始不一也人心無体無体則無際無際則天地在其中人物生其中鬼神行其中萬化萬變皆在其中然則何往而不一乎如人之耳目口鼻四肢雖不同而一人也根幹枝葉華實雖不同而一木也源流瀦派洑激雖不同而一水也人唯意動而遷

自昏自亂自紛紛而不昏者自不睹其為異也終日應
 鼎交錯如四時之錯行雖未嘗無喜怒哀樂如雷霆風
 雨露霜之變化也易傳曰變化云為至言也故曰睽之
 時用大矣哉用者運用通達之稱乾之所以用九者此
 也坤之所以用六者此也三百八十四爻之九六皆此
 用也此用不可以心而思也不可以力而為也不可以
 目而見也不可以耳而聞也故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
 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
 得而聞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彖已言其同此又言其異言同可也言異亦可也故曰
 以同而異以同而異雖異實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
 兄兄弟第夫夫婦婦異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異
 用而非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異用
 而非異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無思無慮是謂道心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
 咎也

由天命而行之自無不种人自起心妄見妄疑妄作妄
 止而人心益昏天道益遠而人禍至夫人失其御故喪

其馬逐則馬逸愈不可追勿逐自復九天之道然天下之喪馬而能不逐者寡矣得失累其心疑不逐則不復後悔無及故多逐聖人直告之曰悔亡言他日不至於有悔也喪馬勿逐當自復也人有乖睽之時遇惡人惟見之則免咎不見則有咎是又以美惡累其心疑其不可見而止故亦直告之曰悔亡見惡人無咎象曰以辟咎也言止於辟咎則可苟有利心焉則不可孔子無利心故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而不失其聖苟以利心行之人人視已如見肺肝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初與四兩陽不應有喪馬之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與六五應遇主也睽乖之時致曲以事者于巷也孔子因南子以見衛君無咎也未爲失道也由道心行之無非道者乃天地之變化也苟動於意欲則爲人心爲利心爲失道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與上九正應欲往從之而九四阻其前故見輿曳其牛掣以牛駕車牛掣則輿曳而不得進矣不特爲阻而已而九四之陽與初九皆陽既不相應而近比六三

之陰陽欲得陰而六三正應乎上九不從乎四四陽剛居上且傷之矣四臨三上有天之象三見傷不得上通于上九有鼻之象剝刑其鼻鼻者上通之物此其所以為睽也然邪不可以滅正睽極必通故曰無初有終象曰位不當者言六三所處之地不當既居乎剛暴之間宜其阻傷也曰遇剛者終遇上九之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與初皆陽而陽無相應之象故睽孤然初九陽明有元夫之象其睽也未相知也一日相知其心則交孚矣雖居睽垂危瀕之時亦無咎賢者之志所以寡合獨立

非絕物也已志乎道無同志焉故也無同志則豈能以獨行今得元夫交孚則道可行於天下矣故曰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悔亡之義已見初九爻嘗觀人心固有彼己之情俱無他意徒以因事起疑因疑生睽遂至失人失賢失天下之大利睽疑之情六五有焉二五本正應徒因九二六三有相比之象故六五疑九二之失正而不往遂成垂睽故聖人之悔亡不必疑其有悔宗指九二膚柔脆六三象之九二中正噬六三而不從不正五若從九二何咎之有六五之君能用九二之賢則澤被天下民咸賴

其慶矣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六五當先往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睽疑之極不可告語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間陰陽有相得之象見豕首趨下疑其下比於九二又見豕負塗疑其上比於九四鬼無形安可載見其載鬼一車明其疑疑結以無為有六三與上九本正應初疑故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睽極亦通故後說弧而不射六三乃不與寇為婚媾不與二四親比能守乎正上九若往從六三之正和而兩

則吉陰陽和則兩至至則群疑亡矣明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不明因迹起疑因疑積意遂至於此極百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

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此卦上坎下艮坎正比艮則東北之卦為蹇則坎艮不蹇者其西南乎是故卦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大人有大德而在位之稱也平蹇之難其惟大人乎見大

人則可以得位。可以正邦矣。故曰貞吉。夫見險而止。凡衆之所知也。何能之有。何知之有。而彖曰能止知矣哉。何也。智者初無竒智。鈎深而索微也。不昏而已矣。凡衆之心。卽聖智之心。衆人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動於利而昏。動於害而昏。愈動愈昏。則雖有險而莫之見。安其危而利其災。而聖智則不然。意未嘗動。故事未嘗昏。衆人於是有愚之名。智者於是有智之名。非智者之特明。乃衆人之昏爾。孔子因東南西北之象而發其義曰。自春之始於東。而中於西南。窮於東北。則西南有中之象。東北有窮之象。惟道爲中。失道則窮。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中作好作惡。有意必固我。則窮。有意必固我。則有所倚。則有所偏。非中無意必固我。則無所倚。則無所偏。故名之曰中。微起意焉。卽昏卽不中。則不能見險而止。則蹇而愈蹇。則窮蹇之時。用其詳釋。已見於睽前諸卦。六十四卦也。坎睽蹇。皆非善吉之卦。凡衆於此。往往碍於險難。勤於憂思。汨於事情。安知爲至大之道哉。故聖人特明之。使天下後世。知如坎如睽如蹇之類。無非大易之妙。不可以爲險難憂思事情也。不特此。凡曰時曰時義。與其餘不言之卦。皆一也。皆大也。皆易之妙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蹇象甚明君子遇蹇難則反諸身懼已德之未善也懼已德之有缺也懼已德之猶有違而致此也未善也有闕也猶有違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卦解及彖未發此義故於此發之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坎險在上故以遠險爲善往則陷於險來則獲譽蓋往者見利而往來者不動於利而來故譽往蹇來譽則宜待也

初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見入乎蹇難之中雖蹇之又蹇終不退縮匪躬之故也爲君也苟徒爲其身而蹇蹇則沒於利也安能免夫人之尤議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則入坎險中來則反是九三居下卦之上二陰之所喜也陽陰有相得之象二陰順承于下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居二陽之間皆阻蹇不通故往則蹇來亦連禍往來皆不可則當不動自實也實有安正不動搖之義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正居坎險大蹇之中朋來當蹇難輻湊而來其事

衆多也象曰以中節者言蹇難雖多而九五得中道一以中節之節者制之節之正之治之也中者道之異名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無所倚無所偏無所黨自然無所不通是之謂中雖居大蹇明至之中如鑑照物應酬交錯靡不適宜自足以節制之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以一定論此卦在上初與三四皆言往蹇則上爻宜往言而此爻之辭來吉者何也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以定論今內有九五中正之君則

當來內從中正之君以成濟蹇之功而碩大也上六亦有應九三之象此則不然從九五之大人耳故象特言從貴

坎下
震上
三三 鮮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鮮險以動動而免乎險鮮鮮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鮮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鮮之時大矣哉

鮮者蹇之反蹇阻於險因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辭蹇難鮮矣聖人作易因筮設教因人情引之而歸諸道明則為聖人幽則為鬼神其道一也因人之蹇難思以避難

有東西南北之意。因卦之象而發之。蹇卦以東北而蹇。則知反之者西南。西南則免乎險而解矣。故解利西南。西南之卦為坤。坤為衆。故有得衆之象。夫衆人易得也。必得道焉。乃得其衆心。苟不得衆。不利也。因象發義。故人心於正。天之道。鬼神之道也。既解矣。既利矣。既得衆矣。則可以已矣。不當復有所往。來復其常則吉。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由之則利。反之則害。有險則思。所以濟險。往而濟險。道當如是也。及乎險難之解。則已亡矣。若又紛紛不已。則是起私意而為擾。道不當如是也。故復平常則合乎中道。故曰乃得中也。中者道之異名。今

不復而又動。是其意必有在。有所在則偏倚乎意之所。在若無適。無莫者不然。此易多吉中之旨也。苟有故往。夙則吉。夙早也。方解之初。解功未成。則往而解之。則有功也。已解則無俟乎復往也。不當往而往。恐不止於無功。將反生禍。天地之解。則雷雨變作。百果草木皆甲拆。所謂解之時。如斯而已。初無義之可求。而曰大矣哉。何也。願象已言之矣。三才內外。何物非此。何事非此。大何理非此。大何時非此。大有義可言。亦曰大無義。可言亦此大。學者惟知義理之為大。則不惟不知義理。易之言時義者。非可以心思盡也。不聞文王之詩乎。不

識不知是爲帝則又不聞孔子之言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冬夏何義之可索風雨霜露何理之可言是道也天以此運地以此順雨雷以此作百果草木以此甲拆人以此言以此動以此視以此聽以此事父事君以此修身治國天下故禹曰安汝止苟微動其意慮則失其止矣故孔子每每止絕學者之固每每止絕學者之我學者唯數動於意必固我故不省大矣哉之妙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其在天地則雷雨作而萬物皆和解其在君子則赦人之過誤而宥罪之疑者小者可宥者不必言取象于以明三才一道也書曰刑故無小罪雖小苟故爲之必刑無赦也苟如漢以未之大赦不問故不故一切赦之則凶暴得志良善無所安存於是本善良者亦勉而爲好暴覲以禦暴也此豈治安之道哉豈天地之道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與九四正應一陰一陽交際和應故其象爲無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狐多疑非疑阻則非解矣今田獲三狐則一無所疑無

所疑則得黃中通理。蓋謂意起則必有所倚。則為有所偏。不可以言中。一無所用其意。則無所倚。名曰中。土居中色黃。故黃者中之象。矢之為物直。直亦道之異名。人之所以違道者。以其不直也。直心而往。不支不離。無非道者。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坤爻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動乎意。直心即道。曰黃曰矢。皆所以發揮此道而已。貞正也。貞亦道之異名。正者無邪之謂。人之得道變化。皆妙懼其寢而入於無忌憚之中庸也。故又曰貞曰中。曰直曰正而得道之全者。無所失矣。故吉象曰得中道也。此文明學者之疑。蔽至切至的。而學者能通其解。千無一萬無一。以孔子大聖其啓迪學者。不為不至。三千之徒。不為不多。賢唯顏子。唯月至日至之徒。為不疑。為自信。爾自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惟曾子不可。其言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口語心思之所及哉。曾子雖如此言。群子安知其解。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是惟孔子無疑。群弟子皆疑。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蹇難未解之時。則小人道長。今既解矣。小人道消。而猶

乘君子之器則盜斯奪之矣邦有道而猶居君子之位禍將至矣小人雖勉勉於貞正僅可免禍亦吝吝小疵有歎歎可羞之意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微而在下初六之象九四之所解者初六而已惟其朋類至則始孚應而有所解未能無所不解其解也狹以其不當位也人臣之分不可博大人臣之有大功者皆君之命不敢自爲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得位無所不解異乎九四之解拇矣君子之解有孚驗于小人小人退則爲有解小人不退則亦安能無不解孚信也有孚可信驗之謂也夫惟正爲能解惟公爲能解有道者爲能解小人反是爲不正爲私小人不退則安能無所不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者貪財之物小人似之解之時至於上六極矣無所不解矣而貪殘之小人猶據高位而不退悖之甚者也矧公尊爵得時得勢以大公而去其悖之小人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悖者明有悖當解而解之未嘗置毫髮私意於其間也置已意焉卽私卽非公孔子他日又從而推廣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上六解之極小人皆退而貪殘小人猶據高位不退聽而去又爲公此雖有其時苟無德器則亦不能有爲且括矣語成器而後可動器未

成猶未可動而况於非器乎此器以忠信爲質發於禮則生文立於義則成方其中常安常止故禹曰安汝止苟起毫髮意必固我則蔽則敗孔子絕意必固我之四者有此器矣又當養成是故君子求諸已世固有志之君子有志於國有志於民雖得時得位其功業亦未爲光明碩大者其器小而未大也大而未成猶有所虧

三三

先下
長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亨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卦之象損下之剛而益上之柔是爲上九之畫損下而益上其道上行也夫民爲邦本爲民上者損上而益下則順今乃損下而益上雖其有不得已而取於民或粟米之征或布縷之征或力役之征必本之大公民咸孚信之元大也仁也道之異名也不特民信其公又行之也有道而獲大吉雖下民信之雖有道雖大吉而或者猶得而譏咎之者亦未可以爲真正必也民信之又有道而大吉又或者無得而咎之而後可以有攸往而利也不得已取之於民則何以用之曷何也當極其儉約雖二簋亦可用享享禮之至大至重也而猶可以用

二簋二簋儉之至也則其他可知矣苟取於民而輕用之則民心自此離畔矣此聖哲之所灼見而昏庸之主以爲無害以爲未必至是也國之大事在祀於祀而極其儉亦豈得已於取民財而輕用之不可也於斯時極其儉爾非其常也故曰二簋應有時剛者未易損也損剛益柔亦有時爾於時不得已而損之則剛者無憾大抵損已則順損人則難故以損下益上之卦謂之損損上益下之卦謂之益不特取民財比天下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此弗損而益之者至於公謂冕而親迎爲已重則不敢從之矣虎會爲趙簡子荷戟而不推車

亦以弗損者益之也是貞也亦不必執之而過也執之而過則失道矣九二利貞蓋中以為志也中則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虎會荷戟而不推車正矣至於行歌則又過之不中矣九二下卦之中有中象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上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知忿欲之害已則知懲之窒之矣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喜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不成義理也雖已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之時方上損下光武之不用功臣之時之類是也是故已事則當遄往遄速也臣功成身退况方損下豈宜少留所以合上之志也然亦不必激而過之酌事情而損之足矣大抵天下事不可加損毫髮損益盈虛一惟其時微置已意則乖酌損之言所以去其已意去其激過使不失中使不失宜也初爻在下有退而居下之象故曰遄往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人臣之損利於貞正損已而不正則為奸為邪征者前

進也前進而過之則失真矣故凶必無損於道者用以益平上則可以益矣昔者魯哀公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何柔何剛何動何靜何實何虛微起意焉則有所倚倚則偏則昏昏謂之疾損其疾使遄速有喜則無咎疾不可久久則成疾將不可治矣是故以速爲貴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內卦本三陽於外卦之上此爻有此象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夫二人同行則無疑三則疑此人情之常比事

畧同正當此爻之象筮而得此筮爻必有此事他日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孔子欲明致一之道故引此爲證聖人循循善誘人苟能於此達致一之妙則知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則知萬物一致三才一致一以貫之无所不一矣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偏於陽爲疾偏於陰爲疾六四之疾偏於陰也陰爲柔陽爲剛陰爲靜爲虛陽爲動爲實道心无体何陰何陽何有或損或益或盈或虛事變无窮與時偕而已君子

無敢置己意於其間也。微致己意焉，則失道。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損卦之象，其道上行，損下卦益上卦。上卦之獲大益者，其唯六五乎？六五中正之君也。天下唯有此中正之道而已矣。得之者吉，失之者凶；得之者人心歸之，失之者人心去之。得之者天祐之，鬼神祐之；失之者天災之，鬼神禍之。或者不一之辭，益之者不一也，人心歸之也；十朋之龜，皆從而弗違，天與鬼神祐之也。此非六五之所求也，鬼神自祐之也。使六五動乎意，則係乎意有所倚，則偏矣。非中正之道也。中正有名而无体，故六五一无所為，而自或益之。十朋之龜，自弗違，自元吉，自上祐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禹安止，安止者寂然无所動也。故龜筮協從。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損之極，過乎中，故教之以弗損也。又使益已，乃合中道。夫既弗損，又益之，疑人心之不歸，而有怨咎。聖人正之曰：无咎，此乃所以為貞正也。有吉焉，苟如此而往，无不利也。得人臣之心，至於有國而无家，夫能致臣心。

至於國爾忘家可謂得臣心之深矣而今也乃以弗損
 益之而得之者何也大抵人能損已而益人已得人心
 至於居極止之位而損已之極則尤得人心今雖弗損
 已而又益之乃合中道此爻之辭皆所以抑其大過而
 有道之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心志中正始為得也
 始為大得也如不失乎本心之大全也非世俗所謂得
 志也

楊氏易傳卷之十三

楊氏易傳卷之十四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 伸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

彊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
 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彊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
 道與時偕行

觀卦之象損上之陽以益下是謂損上益下損上益下自然民說无彊矣是謂自上下下以貴而下賤以君而自然其道大光矣卦象如此豈不利有攸往雖濟大險亦利也故曰利涉大川彖又推明利有攸往之道曰惟中正故有慶也彼行乎私意者惟豐已而已安能損上而益下自矜自大而已安能自上而下損上益下自上下下非中正者不能惟中正故凡有攸往則利其言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不過一二事爾孔子以中正言之則無所不通得中正之道則不獨行於益下下下而已凡中而不倚正而不邪之事皆行之無所不利涉

大川者非木不可茲言木道非有他說言乎濟險得其道云爾道卽中正之道非有二道是道也在天曰天道在地曰地道在人曰人道言乎其不倚則曰中道言乎其無邪則曰正道言其自上下下則爲大光之道言乎涉大川則曰木道於此卦又言凡益之道未至於一貫之不足以爲道得其道則行失其道則敗動而巽不忤於物則日進無彊其益無窮此人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天施焉地生焉其益無方廣大無際此天地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動巽不忤動巽不忤而已不必復求其說復求其說則失動巽之道天施地生天施地生而已不必

復索其義復索其義則失施生之道凡益之道不可勝言與時偕行隨事而應不可預料而不可有所倚不可入於邪則同是謂中正萬世不易之道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因物有遷遷則有所倚有所倚則入於邪不動於意本無所倚本無邪偏何思何慮自至自中自神自明自無所不通人之所以動而巽者此也何思何慮天之所以施者此也何思何慮地之所以生者此也何思何慮唯無思故無所不明唯無爲故無所不應凡易之道皆此道也皆大易之道也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凡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彊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亦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本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胷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卦損上之一陽而益下則初九一爻爲一卦得益之
最矧六四在上而應之上下陰陽之情和故初九利用
爲大作益利之事然必元吉而後无咎元者道之異名
以道致吉謂之元吉亦曰大吉元大也必元吉而後無
咎者下不宜厚事乎厚事猶大有爲也非居下之道也
惟上之人任而用之知而信之則可元吉不然則不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
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此卦下卦獲上之益而六二居下卦之中得中正之道

者必大得人心大得天地鬼神之心以天地神人同此
一中正也宜其同歸焉已詳著於損六五之爻而六二
臣道也臣下而獲盛益慮其失正也又慮其不能久是
故永貞則吉者伊尹周公則永貞矣若王者用此中正
之道克享上帝之心則無所患慮其吉也無疑象曰或
益之自外來也亦猶損六五之或益之自上祐也皆言
乎本無求益之意而益自至也曰自外來言乎非中心
之所期自外而至也苟動乎意卽失乎道安能致大益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
事固有之也

初言下不厚。二言永貞懼其獲上之益而戒之也。初下二得中猶諄諄恐其大過而失人臣之正也。而況於六三之過中乎。然既有所以致益。惟用之於凶事。施之於禍難之中。則竭忠盡力。雖不免過常。亦無咎也。雖則云然。亦必在我者有忠信誠確之心。人咸孚之。又中行而無偏無黨。告於上九之公用。圭以通誠。象曰益用凶事。固有此道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諸卦惟二五言中。餘爻皆不言中。惟復之六四與益之六三六四言中。聖人蓋以此發明中道無所不在。無

所不通。人心皆有之。顧人不行耳。此不曰行中而曰中行。益以明中道。人心之所自有。非在彼而我行之也。舉此三爻言中。則他卦他爻皆可以言中。謂天下萬世人心有一之非中者。是誣天下萬世也。惟中行故告公而公從。六三告公以上九有公象。至此爻則以何爲公象。四初應而爲公。則公不在下。然則九五在上。既親比而陰陽有相得之象。則九五爲公也。事變之不可執一論。率類此。況五之爻亦非止言大君。公亦一國之君。亦有霸王之象。言公則所包者廣。屯之五小畜之五大臣之象。遯之五嘉遁。明夷之五爲箕子之明夷。旅之五皆昭

初言下不厚二言永貞懼其獲上之益而戒之也初居下二得中猶諄諄恐其大過而失人臣之正也而況於六三之過中乎然既有所以致益惟用之於凶事施之於禍難之中則竭忠盡力雖不免過常亦無咎也雖則云然亦必在我者有忠信誠確之心人咸孚之又中行而無偏無黨告於上九之公用圭以通誠象曰益用凶事固有此道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諸卦惟二五言中餘爻皆不言中惟復之六四與益之六三六四言中聖人蓋欲以此發明中道無所不在無

所不通人心皆有之顧人不行耳此不曰行中而曰中行益以明中道人心之所自有非在彼而我行之也舉此三爻言中則他卦他爻皆可以言中謂天下萬世人心有一之非中者是誣天下萬世也惟中行故告公而公從六三告公以上九有公象至此爻則以何爲公象四初應而爲公則公不在下然則九五在上既親比而陰陽有相得之象則九五爲公也事變之不可執一論率類此況五之爻亦非止言大君公亦一國之君亦有霸王之象言公則所包者廣屯之五小畜之五大臣之象遯之五嘉遁明夷之五爲箕子之明夷旅之五皆昭

然非君象小過之五亦言公同人之五噬嗑之五賁之五復無妄之五大過習坎咸恒大壯夬艮漸歸妹既濟之五皆泛言不明著君象公亦有公而不私之義使其不公則難於告矣利用爲依遷國者六四體柔不能自有所爲依公以遷國爾益卦本以九四下而爲初九初六上而爲六四有遷徙之象遷國所以益民也以益民之志告公故公從也益民之志非私也故公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君欲施益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求諸外求諸已

請心是矣何謂心人皆有心人心皆善皆正自神自明

惟因物有遷遷則意動則昏昏則亂如雲翳日如塵積

鑑其本善本正本神本明者未始磨滅也今誠能不因

物而遷意不爲動則正善神明之心乃治安之本根未

有君心善正神明而民不被其惠者亦未有君心不正

不善不明而民被其惠者苟惟以財惠民則財有限惠

有限雖被小惠不免濫刑不免虐政設被惠於今日必

不及於他日夫惟國之庶政皆自君心出君心一正則

庶政咸正而民不被其惠者乎其有不正則庶政卽隨

以亂姦邪得志善良無所告民被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是矣。故君心者民惠之大本。惟聖哲之主能用此以惠民。苟非聖哲皆不能求諸此乎。信也有能求諸心誠信而無僞則不必復問其如何必獲元吉必信其民之惠我德惠我德之惠也。言民心被我德之惠斷可信也。聖言所以諄諄者恐人心多疑疑心必不能惠民故云云也。若夫聖哲之君則深知已心之本正。深知民心亦皆本正。惟無以感之。有以感之於上則同然之機。其應如響。書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人主之本職也。今民惠我德則順其性綏其猷人主之本職不曠矣。聖哲之本志得矣。故曰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孔子曰莫之與則傷之至矣則莫益之者言無有益之者當從孟氏本曰偏辭也言乎人心皆疾之莫有益之者周徧之辭也謂衆人之辭也若從陸本作偏則義說迂曲非孔子之旨也立心勿恒凶明此爻立心之不善宜卽改易切勿恒久其象凶衆皆不與之莫之與則或擊之矣自外來言非所料而自至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亾國敗家之有然卜筮則求諸神筮而得此爻

庶乎畏明神而或改也彼立心之不仁不可以枚數或慢天或虐民或悖亂其天倫或窮兵或棄賢或棄政言之莫窮而或者因孔子他日有所感而言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惧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怛凶遂止以此三事釋此一爻殊失孔子本旨夫此三失甚微也尚不免於凶而況於他乎

三 乾下 夫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以眾君子而決一小人也故曰剛決柔也下卦乾健上卦兌說雖則健而說雖決而和未嘗怒也未嘗私也怒則私矣覆載之間皆吾之赤子彼昏而為小人良可念也小人不可居上天道也決而去之何私怒之有動於怒則我已為小人矣已當在所去之類安能去人是故健而說決而和卦出此象以教君子也揚于王庭以一小人勢將去而反居上乘五剛眾君子殊為抑逆輿情之所大不平也得時得勢得

理故可揚于王庭也。不然則不可也。此雖當揚庭而決去而亦不可不相與誠心警戒以危厲也。號警戒也。故曰其危乃光也。以得時得勢之衆君子而去一已衰之小人亦何至於危也。而事不可忍不可不戒能自危厲乃爲君子之光也。告自邑者謂特警號其已類爾邑者已之象其詳釋已見謙上六爻不利卽戎言不可以兵戎也。卽戎則縱矣甚矣尚者縱甚而不謙下之謂也。卽戎得以爲尚也。乃以取窮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孚號有厲告自邑則利有攸往則可以決小人也。曰剛長乃終者言小人未盡去則當決則當往有所決至小人已去而剛道已長則終止不可復有所往也。如其爲已甚窮治小人不已則反取禍矣。故曰乃終終止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則夫決而下及萬物一柔已決羣剛成功君子則施祿及下以報其功。君自以爲已德而自居之則爲忌嫉非君子之道也。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位下德弱乃不自度奮然而欲行夫決之事是爲壯於前趾趾在下而小之物往必不勝其任矣。故爲咎。

不勝其任而冒往故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懼警號雖莫夜不懈則雖有兵戎勿用憂恤何以知

九二之能惕號莫夜以九二得中道而知之也既得中

道必不縱逸必明明則必知所警慎聖賢之道中而已

矣何所往而不通卦言孚號又言惕號易筮其急於爻

故爻辭尤不可廢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

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面之顴也壯於頄悻悻之怒見諸顴也用壯如此君

子中之小人也淺者之決大率類此遵道而行何怒之

有動於怒怒而見有凶言君子道長小人已衰之時雖

未必至於凶而有凶之道焉君子雖夬夬大義不可易

而斷不動於意故獨行遇雨陰陽和而後雨雨有和之

象其和亦未嘗作意和之而君子之道心自是健而說

決而和故曰遇雨也若濡而實不濡彼徒見若濡之迹

必有見愠者而君子之心忠信無私夬夬之義亦未嘗

變人所深信故終無尤咎彼不知道者以為君子既夬

夬安能與之和既和安能夬夬不知道心如天地寂然

無思無為而有風雨有雷霆有霜雪變化無私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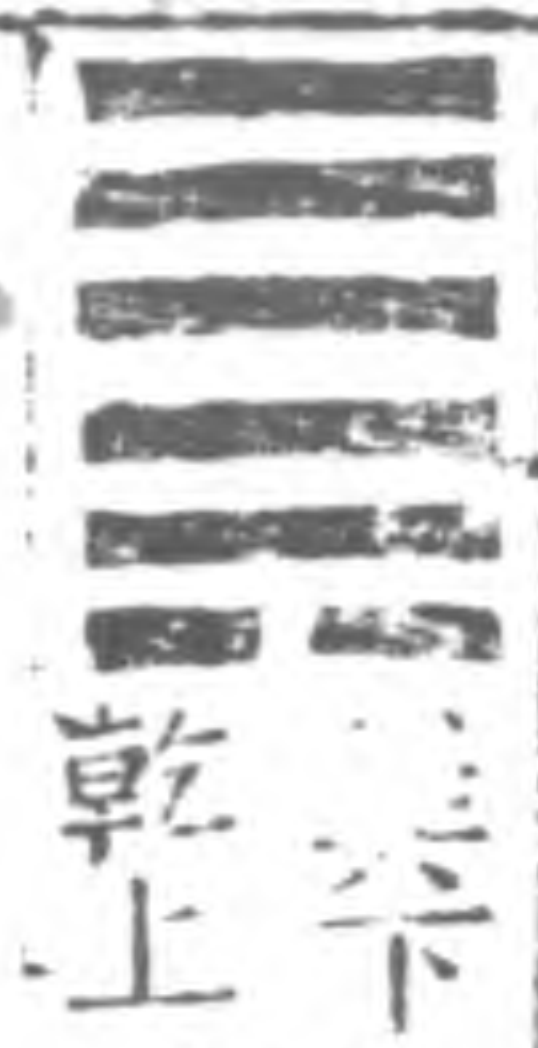
君子中之小人九剛四柔外雖剛而中實柔邪居羣剛之中不與俱決故爲在下之剛者所傷故臀无膚勢不得不與之俱而其行次且若能如羊以羣進相牽以往則可悔亡然雖聞是言往往不信何以知其不信以九四不知道其心與小人同故不可告語也位不當也者言九四所處之位亦已高矣況在乎衆君子之間不當如是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使其聰明則曉是非榮辱吉凶安得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君子之勢至於九五亦已盛矣一陰之勢已去特其體猶存爾柔脆如莧而又在陸陸人所行踐其莧之不可復存昭昭矣如必施夬夬之決蓋過之矣故聖人教之曰中行無咎中未光者謂夫莧陸夬夬之人雖勉而爲中行非本性之大中未爲光明也惟實得道者爲光明他卦惟二五爲中今乃未光以有莧陸夬夬之象故也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之去六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苟忽焉不敬不戒不警號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至而旣不

警戚則放逸逸則既失道矣失道者終於凶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

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
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一陽之生曰復一陰之生曰姤姤者內非陰之本位故
不言復惟取剛柔相遇之義曰柔遇剛者明柔為主也
一陰雖微而其勢則自內而長陽剛雖盛而有寢消之
勢故此卦有女壯之象女之壯者不可取也其物雖和
其後必乖壯則漸不可制故曰不可與長也女壯之足
以敗國亡家往古可監也小人之柔邪諛媚猶女壯也

其足以敗國亡家亦猶是也人不善之心寢而長其端

甚微其流寢廣此則敗國亡家之本尤不可不戒也爨

火之微即可燎原涓涓之流或可滔天是故禹曰克艱

臯陶兢兢業業皆此道也是卦非善也而聖人發揮之

曰天地亦相遇也而品物咸章剛遇中正亦遇也而天

下大行顧人未知夫遇之之道爾男女之相遇天地之

大義也人惟不明斯義故有女禍是卦二五皆剛而中

正體之剛者既足以興事造業而又中正焉則豈不可

以大亨於天下遇之為言若出於二遇之為義實出於

一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人心自

善自中自正自剛健如玉自白自瑩自溫潤而非二玉也。如金自黃自剛自明而非二金也。人惟因物以遷意動而昏如雲翳日如塵積鑑故紛紛擾擾曰二曰三百千萬斷斷殊列一日覺之心本無體清明如日月變化如四時衆德自備百年自有未始不善思慮不作一無所倚彊名曰中本心如此自無邪僻彊名曰正是其清明無體之妙非血氣也非物也有物有氣血則可得而屈息非物非氣血則不可得而屈息因其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息故彊名曰剛健此人心也即天地之道也一也故天地可得而範圍萬物可得而曲成始之

時義大矣哉於人相遇之時男女相遇之時天地相遇之時萬物相遇之時有義焉人所不知也大矣哉即其所不知即大矣哉之妙也聖人於此惟曰大而止亦不得而贅其辭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聖人竭誠啓告盡於此矣學者於此往往又謂於此當復有不容言之妙乎是又以意求之始之時義非意也即此學者之妄意即始之時義即六十四卦之義即天地之義往往人不知惟不知故妄故曰知則不知不知則知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后不親往四方也。惟施命以誥之，而四方咸周焉。即風之無形而廣被萬物也。愚者以爲有二，明者以爲實一。何止與風爲一。其與天地萬物未始不一也。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柅，王作柅，子夏作鑰，蒼頡篇柅作榘。許氏說文曰：呂氏字林曰：榘，系跌也。字或作鉏，女指反。蓋絡系之器也。陰爲小人，雖在下而有浸長之勢，不可不制。惟君子乃能制之。金柅，君子之象。君子之制小人，不以剛暴，惟以陰道奉制之。亦以初六在下尚微弱，不必以剛制也。君子

之制小人，亦非私意，惟以真正之道而已矣。苟不出於正，而有譎術，則旣失道矣，安能制之。天下惟有道者能行能濟，不於其微弱易制之時制之，而有所往則見凶矣。豕雖羸，他日必蹢躅乎信也。言可信可必也。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姤之時，惟其所遇，不必遠應。陰者陽之所欲，魚陰類，魚亦人之所欲。九二得初六而有之，雖非正應，惟在姤時以遇爲主，遇則親焉，故無咎。在常時則爲不正，難乎免咎。今旣包有之，自然他人不得而復有之，故曰不利賓。此理義之自然，勢之所必至也。故曰義不及賓也。得民

心而有之。民爲文王武王所有。則紂不得而有之矣。得小國而有之。鄭在晉則不在楚。在楚則不在晉矣。得賢才而有之。齊有管夷吾。則他國不得而有之。士會入晉。則秦不得而復有之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初六一陰爲衆陽所應。九二旣包而有之。勢不及其他。而九三乃有爭取之意。故爲九二所傷。臀无膚。有所傷也。其行次且。意猶未已。豈不危厲然無大咎者何也。以其行未至於牽於初而不行也。故有小咎。無大咎。苟復

行則二終不已。獲咎大矣。楚雖欲鄭而晉旣有之。楚雖不樂而終於已矣。楚所以無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初本與四爲應。今以四遠之。故近爲九二所有。則九四包無魚。本我所有而歸之他焉。人心畔離矣。故起則凶。謂動則凶。民可近不可遠。其義於是著。凡易一爻該義甚多。此惟以遠民爲言者。明其義之著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美材也。九二之象。瓜者陰柔在下之物。初六之象。

九五中正在上不自用其章而用九二之賢以杞葉包瓜以柔道制小人九五已盡中正之道而有隕墜乃自天也非人之所爲也非人之所致也人道已盡已無毫髮之愧而後可以言命也大王已盡中正之道而不免狄人之難天也文王已盡中正之道而有羸里之難天也大王文王何與焉故曰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剛而上窮有角之象失其所以與人姤遇者如角然剛固之過枯槁而不和洽吝道也狷者之疵爲吝然嚴勁剛介異乎輕肆放逸者矣故無咎象曰上窮者言其窮而小通也泄柳閉門而不納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是謂姤其角孔子見南子欲從佛盼公山之名變通之道也

楊氏易傳卷之十五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 伸

坤下
先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以說剛中而應何以能聚也順說剛中而應者道也具見於卦象坤順而無拂兌說而能和九五之剛足以有立中而無所倚人心咸應備此衆德故也此衆德皆非自外至也道心之所自有道心無蔽則無虧焉則自全有蔽焉則有虧則不全或盡失之其有不順則生於意之支支則違其有不說則生於意之固固則不和其有不剛則生於意之懾懾則弱其有不中則生於意之有所倚倚則偏其有不應則生於意之猶有未善猶有意有我也不然則何以不應人心卽道故曰道心道心無体無我如日月如天地其变化如四時意不作則無

蔽之者無窒之者洞然混然自順自說自無所懾而剛自無所倚而中心自無所不應曰順曰說曰剛曰中曰應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而非有二也假大也王大其廟之道教孝享也此萃聚之道也人心之所以乖離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有廟父父子子之道也愛敬之心生而達之天下則無所不愛敬也不敢侮鰥寡不敢遺小國之臣尊賢敬民皆由愛敬之心以生况以愛感愛以敬感敬上以孝慈之心動於上則下以孝慈之心應於下人皆有忠孝之心惟其無以感之感斯應應則忠孝達於天下忠孝一心也一道也萃聚

之道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惟大人爲正人心之所同然者道也。孝也忠也正也皆道之異名也。御之以道則人心皆應皆聚御不以道則人心皆離皆散萃聚之時民物甚大則當用大牲隨時也故曰順天命也盛大天之所命也不可以爲己之爲也。既見大人既貞正既亨而利既萃盛大則有攸往當無不利亦天命之往也。人則順之也觀其所聚聚必以正聚必以道天地之氣所以和而聚者此也萬物之所以生而聚者此也。凡人心物情之所以萃聚皆此也。咸卦言之矣恒亦言之矣通乎此則無所不通矣通天下一而已矣。卽他卦時彖時用大矣哉之道也。卽六十四卦二百八十四之道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之所以能瀦水而高上於地者以有坊也民之所以得安居焉而聚者不可無武備之防也除治戎器戒備不虞皆大易之大道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柔而不堅弱而不固有初而無終有有孚不終之象有孚不終乃亂乃萃矣言亂其萃聚之道九四正應

不見相違之象而初六孚信自不固似號而悲矣又一握爲笑言號笑雜而爲一也於是教之以勿憂卹四之不應而遂往則無咎象曰其志亂也以號笑雜而知之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正得臣位故正言事君之道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必待上之求之而後可進不見引而遽進則言將不聽道不可行故必引之而後吉無咎不然則人將議我之冒進矣禴者祭之薄誠則至也必俟上之見孚而後臣可以竭誠而達于上不然則未可易達也象曰中未變者中謂六二之中心也六二中正不遷於物不以進

退窮達變其中心也中正則無已私無已私則安得而變故曰中未變也坤六五文在中也亦中內之中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萃如六三之本志嗟如以上六之不應故無攸利雖無攸利然往亦無怨咎有小吝吝者不足之詞象曰上巽者言上六柔巽雖不應而亦不至於相忤也人情事理有如此者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群陰承之群心萃之非所宜也必大吉而後無咎大吉難以備言已盡其道得君之心無

失無害斯無咎矣所以必大吉而後無咎者以九四所處之地難也不當者不安之意人心不歸君而歸臣故不安也伊尹周公之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之萃民雖咸君之然有位而已雖人無怨咎而匪孚信之也元永貞則悔亡矣元者道之異名貞正也正而不永其正非元曰元是矣又曰永貞者慮人守正之不永故又以明之也象曰志未光也于已見其德之不光大故徒有其位未得人心人心在四而不在五見之

於卦象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位之上者宜以賢明居之今上六乃以陰柔而居上非其道也非其道故人心不應不聚六與三兩陰無相應之象然上六非傲亢者柔巽之極故有齋咨涕洟之象故無咎象曰未安上也言其不自安於上位也故齋咨涕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

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上坤下巽木從地中而升故有升象然而柔升於上柔非能升者得時故升爾其所以元亨者何由而致之也巽而不忤順而無違剛而不懾屈中而無偏倚人心咸應合此五者是以大亨元大也道之見於升者有此五者之名名雖五而實一也道心無我中虛無体自然於物無忤自然於理無違無我無體則安得而懾屈何思何慮則安有所偏倚無毫髮之私無一之不善則自然感應矣是以大亨大人者道之所在也是故用見大人見大人則亨矣勿庸憂卹也道之所在亨利隨之見大人則有慶澤之所及者廣也不見大人則道何由而行南者離明之方征往也就明則吉慮人妄有所依而非明哲實非大人故又曰南征則吉不然則亦未保其吉也所往就者果明則志斯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孔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夫道一而已矣豈有道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爲道以言語之所及爲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之爲言非若有

若無惚恍之間也。實有而實可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爲而爲也。蒙以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揠苗也。揠苗者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疾矣。惟蒙可以養之。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洞明。質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爲高。本無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爲大。曰順曰積。皆設爲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德者。徃徃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在下，不可以遽升，必待在上信之，而後可升。允者信之至也，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是爻與初六。允升之象亦同。與萃二之辭又同。何聖人重復致意若此。斯美臣下之所急。人之躁於進者多。故聖人復發其象。以不待上之見孚。而冒進已說者。徃徃而是。故象曰有喜也。明夫九二之能待上之見孚。乃用禴。殊爲難得可喜也。知其不能待者多也。禴。通誠於上也。禴祭物薄而誠至。待孚而用禴者。易之道也。不待見

學而冒進者失易之道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凡卦之奇盡在前多有阻遏之象今九三之前盡耦畫無所阻遏故有升虛邑之象又曰無所疑也凡升而一無所疑阻者謂之升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此文王之象也或謂周公作爻辭者於是知其指文王也文王之位幾於五矣三分天下其二已歸心矣而文王就順事之德六與四皆陰有柔順之象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之升貞正斯吉貞正之吉如升階然升階以禮而升也舜禹是也其有不幸而為湯武之權豈聖人之本志哉大不得已也故湯使伊尹五就桀觀其或可轉也卒不可轉天命伐之不得已而奉天故聖人如舜禹之以禮而升而後為大得志大得志者出民於塗炭之中以斯道而覺之此心天地之心也

六三實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實升在上消不富也

實升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升也貪進不已者冒昧而升則大禍也何利之有所利者獨利於不息之貞實升正道不息悠久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孔子既曰發憤

忘食可謂不息矣。而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然則孔子之不息。未嘗有知。知則動於思慮。動於思慮則息矣。非進德也。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非思慮如斯而已矣。如斯而已。何思何慮。心慮一作卽有穿鑿。卽失忠信。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宜升之貞也。顏子三月不違者。宜升之貞也。其餘月至者。一月之宜升也。日至者。一日之宜升也。自一日一月三月之外。不能無違者。意微動故也。未精未熟故也。熟則意不復作。如孔子之皜皜矣。象曰消不富者。消則虛不富者。不實也不實而虛者。非意之也。人心無體無體則何所有。未始不虛也。

意動故不虛。此虛明無體。本無進退。因故習積久。故象養以漸。消其習氣。其間有惰者。故以不惰者為不息。非思亦非為。有思有為。皆息皆惰。孔子止以顏子為好學。餘月至日至者。亦不與。罪其惰也。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不息之貞。仁也。

三三_萃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此卦剛盡為柔所揜。故為困。坎險兌說。雖在險中而不失其所說。樂是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則然。蓋君子

不以氣血爲已。以氣血爲已。則勞其筋骨。饑其體膚。處其賤辱。則已勞已饑已賤辱也。安得說樂而亨乎。惟君子不以氣血爲已。道心無體。變化云爲。神用無方。無明不息。其樂何窮。不以貴富而加。不以賤貧而損。宜其不以困而失其所亨也。然而至於貞正。則爲大人。乃吉無咎。謂夫於困揜之中。而能不失其貞正者。又非君子之所能。君子德未脩。道未全。大人則道全德備。睿知燭微。如日月之代明。神聖應變。如四時錯行。從容委蛇乎。羊腸九曲之間。而每發中的。故雖困而不失其正。子路之死。子羔之去。可以爲君子。不可以爲大人之貞。孔子則不然。雖見南子。背蒲適衛。欲從公山佛勝。未嘗失正也。子路剛矣。而未中。中者不作於意。一無所倚。如大虛然。虛則明明。則不輔。子以拒父矣。剛中之德。惟大人有之。人皆有之。昏而蔽之。賢者昏明。雜之。惟純明爲聖人。聖人卽大人。子路子羔。未能免天下後世之議。故不謂無咎。困之時。安可有言。有言必不信。言而見信。則不困矣。故曰尚口以正。有言者之罪。使君子知所忌而不敢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上兌下坎。是水在澤之下。澤中無水也。澤而無水。其困槁之象。可見君子以爲困者。命也。天也。安之不敢復有。

所爲性自遂其志志非氣血非形体形体氣血可困也志孰得而困之哉故彖曰不失其所亨習坎曰維心亨此之謂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株木九四之象木能庇下困之時九四不足以庇其初初六困而不能興故曰臀困于株木坎險之下耦畫虛闕有入于幽谷之象三歲無所見覿見也幽不明也此爻可謂甚矣而不言凶者何也困雖君子大人不能免而吉凶則在人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酒食困于祿也困則未見用於君故無祿也紱蔽膝之物朱者南方文明之正色而含其君之象含則爲朱發則爲赤九五中正陽明之君必求九二中正陽明之臣朱紱方來言九五行且來于二九二利用亨祀竭誠以事之祀尊上謂之享祀祭其下曰祭祀雖通稱而因享以致其別則明九五之祭祀爲祭下然不待朱紱之來而遽征往焉則將爲小人所困故凶其無咎者以二五君臣皆賢心相知故無咎尤而衆亦信之惟陰邪

小人則揜之也象曰中有慶者謂九得中道而致慶使九二不賢則九五必不求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阻其前如石九二剛而在下如蒺藜故乘剛也上下俱困及反而入于其宮又上六不應是不見其妻故凶其所以不祥至此者何也自取之也六三不中中者道之異名不中失道也失道致凶自取之也君子所以自反求諸已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之正應在初而九二在下堅剛阻之以九二初六比近陰陽有相得之象初爲二所有則九四不得而應而困矣故曰困于金車吝然四與初正應也九二雖金車終不能奪正故四終與初六爲應故曰有終來者志在於初也初下也徐徐困于金車也象惟曰來徐徐志在下者舉其畧也九四雖未甚得位然有初六之相與不至甚困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剗刑其鼻是上爲陰所困也。剗刑其足是乘剛而困于四也。爲君而遭困如此其志未爲得也。言必有失。赤紱。臣有爲而色舒發九之象也。朱色含赤色發紱者蔽膝之物有行之象。謂九二不應故曰困于赤紱。然九五志求九二中正之臣其理中直中直者終得之故徐徐而有喜說。旣得九二中正之臣則當竭誠相與祭祀用誠也。九二曰享享上也則知九五之祭祭下也。上下相與以誠致福之道也。夫二五皆中而二則微困而全美五乃剗刑而又曰志未得者何也。臣則蒙有所制不得自爲也。君則一無所制一無所制。罹困焉者是必有以致之也。然九五居中又非無道之象。故曰志未得也。明其用心必有失。又曰中直而已不口中正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前無阻宜往以脫困而柔懦疑滯不能決。葛藟滋蔓柔弱盤旋實似之又乘剛故有臲卼不安之象。聖人教之曰苟疑慮而曰動懼悔則果有悔矣。若不復疑慮而遂征則吉。征往也。夫其疑慮將以求當也。而於此疑慮之過則未當也。吉行也者在乎行也。

圖

